

前些天应老友绿茶邀请,参加他新书《读书与藏书》的分享会。那天他讲了一个故事:大学时因住集体宿舍,把求学期间积攒的几十箱书打包寄回了老家,放在他姐姐家的阁楼上,后来姐姐的房子卖了,新房主同意那些书可以继续存放。五月上旬,绿茶返乡,专门去看望了这些被他“遗落在老家的书”,这是数年来,他与他过去的书唯一的一次见面。

这个故事让我有些动容。他的那些书都很珍贵,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当代西方学术文库”等大量经典丛书,涵盖克尔凯郭尔、胡赛尔、海德格尔、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加缪、卡夫卡等世界级大咖的名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书很难搜集得如此齐全,绿茶在学生时代的藏书就如此丰富,让人羡慕。

绿茶与这些书的缘分可谓“爱中有痛”。这些书无论是被购买、收藏的过程,还是给“主人”提供的营养价值,都决定了它们难以被遗忘,但它们的确与拥有者分别得太久了,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仅有屈指可数的重逢;而现在,绿茶在北京的家已经被这些好书的新版本以及更多其他好书堆满,过去的书就不能寄回北京了,书与人,不得不继续“分别”的状态,这多像游子与故乡、亲人之间的关系啊。

绿茶说,就把那些书留在老家当个念想吧。对他的说法,我所理解的是,他找到了一个时常回故乡看看的理由。人对家乡的惦念,是很奇怪的,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之外,旧居、美食、一条河、一棵树,都会时常牵动人的心。这次绿茶回老家,发现自己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已经拆除了,旧居的痕迹丝毫未留下。看到他在旧居原址上拍摄的照片,神色中有很容易被发现的失落。他留在老家的那些书,会在时光中保持原样,列阵等待着它吧,愿那些书永远安好。

之所以被绿茶与书的故事打动,是因为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那天在分享会上,我也讲了自己与书的故事:我二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为数极少的行李当中,就有三四十本书,我不嫌它们重,一本不落落地都背到了寄居地。那些书跟随我到北京后,搬了无数次家,有时候藏在纸箱里,有时候放在书架上,但再没有翻开看过。不翻看为什么还要那么执着地带着它们呢?想了想,我说,那些书是一个年轻人本就微薄的财富中最为厚重的一部分,有这些书在,就像有亲人陪在身边,会提供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撑,让人不孤独。

可是,就在两个月前,我把这批书以及其他一些书,都打包寄回了老家。收拾书的时候,用柔软的毛巾,逐一擦干净了它们身上的尘土。那些书的封面与部分内页,都开始泛黄了,但变旧丝毫没有影响它们的价值,反而让我觉得更值得收藏。妻弟在乡村的旧居翻新了,有整整一层的楼房留作我那些藏书的容身之所,崭新的书架已经打好,只等那些书逐一上架归位。那些书会长久地保存在那里,供需要的人看。当然,我回乡的时候,也会不止一次地过去与它们碰面,坐在它们的中间,继续我的工作。

在聆听和讲述这些人与书的故事的时候,心里想到,有的时候书会跟着人走,有的时候人会跟着书走,当年那些书是跟随着我离开家乡的,现在,它们先我一步回乡,这不是意味着,在将来的某一年,我会踏着它们的返乡足迹,最终在老家实现“会师”,继续长相思守的日子?这个事情,我没有细想,一时也不愿意细想,担心想着想着,就要忍不住付诸行动。

书不说话,但书对人的等待,静默且恒久。人对书的牵挂,多数时候是淡淡的,但这些情绪积累多了,也往往会左右人生轨迹。人与书的缘分,或许就是这样吧,没有负担与负累,只有陪伴与滋养,在人与书的互动与纠葛中,一生会额外多一些沉静的底气。

人是随光而动的动物。夜渐渐短了,却也能在熹微中醒来。鸟儿们更喜欢光,早就一大早欢叫着,一声高过一声,躺在床上,都可以想象它们蹦蹦跳跳的样子。这鸟儿啊,也是迫明逐光的准儿。

大概被这光悄然洗过了吧!带着花香,带着温润的气息,像催醒剂一样。鸟儿会抢早儿,越过了懒惰的万物,悄然在枝头蹦跳着、欢叫着,如在庆祝一个人的凯旋,在很多个清晨,我被这些自由的鸟儿所牵拽,我走到公园里露水盈冠的花,错落有致的树叶如刚染过一般,是光照的结果,还是内驱力使然?一枚树叶是一枚树叶的样子,千万枚树叶迎合着鸟声。拿眼瞧那些鸟儿,鸟有些羞怯,躲了;你不理它,它却又如光一样走到你的前面来。公园里四处是晨练的人,有的疾步快走,有的打着太极拳,好像在寻找丢失的时光。花摆脱了先前的扭捏,大大方方地在公园里盛开着;月季也在马路边怒放,还有芍药……早开的那一批已露出颓势来,却

启程去金川的前几天,正好有四川的朋友来访。我说,我要去金川县,她一脸愕然:我知道那里,但还没去过,因为四川太大了。

所有语词上的概念,最后都会在现实的观感中被夯实,被具体化,这个过程常常会让人猝不及防。比如四川的大。从成都出发,去往金川,我只是知道路程会遥远,却不知会如此跌宕。一路途经汶川、马尔康……峡谷秀色在梭磨河的流淌声中默默掩映,而抬头可见的是远处的雪山之巅。那里似乎无视着四季的轮回,终年的白雪似近实远,据终年还有几座是当年红军曾经攀涉而过的,这令人凝神遥想,看似平和安宁,其中蕴藉着多少曾经的惊心动魄。一步步接近金川的路途,就成为金川县带给我们的感知之路——就像作家弗朗西斯·蓬日说的,真正的作品不在于它的最终形式,而在于为了逐渐接近这个最终形式所采取的各个步骤。

终于,一路颠簸近九小时之后,此行的最终目的地金川县的标识路牌映入眼帘。这实在是一个很小很安宁的地方。我们的到来,或许惊起了平静水

面的涟漪,当地人的热情和淳朴,一度让我感到抱歉和惭愧。就像我们后来去参观的景区,“世外梨园”之名,世外,本不该被俗世惊扰,所幸我们这些俗人带来的喧嚣,依然不足以惊动它的安宁和神秘。

金川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海拔2000多米,已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在我的印象里,梨花雨润雪姿娇,却弱不禁风,不承想会在这样的高寒之地蔓延繁茂。初春季节,梨花就开始“争开不待叶”,进得金川,路边的梨树便常常晃眼而过,但直到进入核心景区世外梨园,才终于知道金川为何会有“塞上江南”的盛名。绵延百余公里的梨树,满目的纯白落在翠绿



忙·种 (插画) PP殿下

不影响整体的红,花儿争先恐后,如鸟儿们此起彼伏的笑声。田园里一声鸟鸣,拖长了大地的辽阔。在树林里行走,光是热的,树叶是凉的,刚好混合出清新的味道来,就想躺在草地上不走了,想躺成一棵草。

城市是缺少这样的辽阔的,规整的河岸没有乡下河道的自然。那水也是附着了灵性,哗哗地流着。从山间小溪,到宽广河道,鸟儿们也像赶早的水鸟。河面上泛着光,如万千叶子般笑着。走在松软的岸边,看鱼儿们在水中跳跃,扑啦啦的声音,像宣告自己高光时刻的到来,水是鱼的母亲,宽容而又大度,任由鱼儿们嬉戏;几只鹅鸭晃过水面,像诗人写出的一行诗。柳丝轻抚着,怕风走,又怕水流得太快。河道里开始有青蛙的叫声,抑或有癞蛤蟆,那些鱼虾,各自活动着筋骨。白云朵钻进水底,鱼儿们想着到那里一探究竟。这水,早已没有冰面

覆盖的冷酷,也无落叶飘零的清冷,此刻,万物各得其所。花在花茎上挺立,叶子在树枝上闪烁,鱼儿在水中翔游。万物撬动着一个活泼泼的世界,却没想到构建出一个巨大的静谧。听得见风声,听得见远处隐隐约约的雷声。

风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把历史拉来。偶尔变馊的饭菜在缺少冰箱的时代叙述着乡村的生活气息。容易闹肚子的季节,夜晚扯去了被子,任由风在肚皮上肆虐;也是糊涂,隔夜的饭菜总还想往肚子里填,却没想到风向早已经变了。在天井里吃饭,光和风一起灌进来,倘若是雨天,那是最好的绝唱。滴答滴答声中,拧一壶小酒,摆几盘下酒菜,就可以了却一个乡下男人的心愿。

在南方,同宗同族的村子里,乡党们集中在一起,看长辈们打牌,女人则在塘口浣衣,乡野画图好像古人的拓片。北方杂姓村落多,围成一圈看斗

## 去金川看梨花

来颖燕

的壮阔是它不经意间自然而为。

金川的天气实在难以捉摸,前一刻艳阳高照,倏忽间又下起密实的雨点,于是,那娇弱雪白的梨花瓣便随风飞旋散落,为“梨花带雨”作了直接又美丽的注解。

一花一世界,自然的神力将宇宙的奥秘埋藏在细微的草木之间,而人类的渺小和无力是此刻最真实的慨叹。

查阅资料,金川县种植梨树已有上百年的历史,雪梨在清代就已经成为了贡品。时至今日,已达4万亩的规模,是全世界唯一的高原雪梨产区。而最古老的梨树树龄已300多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些古梨树犹如这月,而那些标识着古梨树年轮的铭牌,默默暗示着古梨树们曾经的风霜:是谁栽种了它们?是谁眼见它们生长结果?又是在树荫下徘徊?

事实上,金川在史册上赫赫有名。大小金川地处川藏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阶梯过渡的地区,当地是世袭的土司制。至清朝,金川局势持续紧张,为维护西南边疆稳定,乾隆年间,清廷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和财力,发动了两次金川之役。战役打得艰苦卓绝,颇为波折,直至最后才平定了西南地区的反叛势力,“以全国体”。大小金川战役位列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二,改变了此地的民族结构,对整个中国都意义深远。如今在金川县的安宁乡,伫着纪念当年乾隆皇帝平定金川之战的“乾隆御碑”,金戈铁马,俱往矣。

而留在金川的历史印痕远不止此处。金川县城里的老街上就有当年长征途中,红军留下的诸多痕迹。金川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和北上的战略后方,保存至今的13处红军革命遗址记录了红军和当地人民的互相支援和情谊。

而更让我意外的,是

熟悉当地风物的朋友说她还知道一个易被忽略的看点,于是虽然已是傍晚,还是兴致勃勃跟随她去寻访。在一堆乱石山崖间,原来暗藏有勒乌摩崖石刻!这几乎是完全暴露在天地之间的古迹,除了2017年阿坝州人民政府立的一块标牌,这实在是极难发现的神迹。踩着险峻、不成形的山路,细细端详,会不断有惊喜发生——在那些山石间雕刻着不同的佛像或是经文。

据说,曾有专家来进行实地考察,初步认为这些摩崖石刻生成于唐代,是当地僧人修行时留下的。但更详尽的资料,还无从考知。联想到金川还发现了东女古国的遗迹,历史的谜团在金川越聚越多,它们之间是否会有勾连?是否会彼此呼应?一切不得而知,依然成谜。就像我常常会想,当初的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金川如此特殊的地界栽种如此巨大规模的梨树,成就中国雪梨之乡?但正是这些未曾破解的谜团让眼前金川这漫山遍野的梨花更显出神秘而恒久的力量。这力量是天地大美的根脉所在。

所以,如果你越是在金川驻留,就越会觉得它是一张具有不同景深的照片。当地好客的人们会兴致勃勃地向你介绍金川还

有高50多米、历经200年不倒的中国“霸王”,有迄今千年历史的观音庙,有曾被列为清代四大皇庙之一的广法寺……但更神奇的地方在于,你可能不经意地一转身,就会遇到古迹,就会隐约听到远处山脉间历史的回音。时间在此被浓缩了。

我们兴致勃勃地相约在这个春天去看看金川梨花的盛景,但这盛景只是金川的一部分,是它美丽而炫目的视觉身份。事实上,那散落一地的历史遗迹构成了金川背后更深一层的逻辑。

这样近,又那样远,在金川,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又都是遥远的,自然和人类同时在此地经由岁月留下烙印,这是金川真正的魅力所在。

## 减字木兰花 芒种

松 庐

花神归位。百卉来年重斗紫。梅黄坠枝。冷暖时晴唯自知。

千梭青亩。为赶秧苗催急鼓。何处菱歌。轻伴苹风荡碧波。



## 不妨播种,不妨忙碌

王丽娜

“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芒种可以说是一年中最忙的节气,芒种的“芒”,是指麦类等

有芒植物的收获,芒种的“种”,是指谷黍类作物播种。有收获,亦有播种。有播种才有收获,收获后又开始新一轮的耕耘。此时,你能深切感受到大地和生命的力量。

芒种,是一个美好的节气。在这个时节里,北方的土地上,麦子每日都呈现出新的模样。风吹麦浪,片片金黄,犹如翻卷的波涛,熟透了的麦穗有的已经沉下来,和着风的节奏摇曳,传递着来自喜悦的韵律,仿佛在歌唱生命的力量。充满麦香的空气中,此处或者彼处传来农民唱歌声,刻苦勤劳的农民在田间劳作,他们正用自己的汗水,把这片土地变得更加繁聚。

而到了江南,则开始进入细雨绵绵的时节了,此时正值江南梅子成熟,民间把这期间的连阴雨天气称之为“梅雨”。梅子黄时雨,已经被诗人们写出百般情怀。夏日的阳光如同金色的液体,将大地染得温暖和煦。青梅煮酒,仲夏已至。梅子在酒中飘忽着,整个屋子沁入了清新的味道。煮酒的时候,慢慢地,慢慢地,不要打扰这慢慢发酵的味道,只有缓缓品味,才能更好地感觉到青梅的味道。你和我品的是青梅,酸涩和甘甜酿入酒的醇厚中,这一刻仿佛拥有了整个夏天的滋味。这种滋味有点微醺,却经久难忘,时光正好,滋味入心,让人欣然沉醉。

芒种,是带着土地醇香的时节。在这一节气中,小螳螂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喜阴的伯劳鸟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生活的模样不是相同的,在这最朴实的称呼中一样蕴藏着最浪漫的东西。芒种是人生最热烈的时候,不妨播种,不妨忙碌。知行合一,耕耘当时,不负光阴的每一寸给予,烈日和细雨未必能阻挡什么,反而会让所有生活的梦想加速前行。

## 十日谈

初夏故事

责编:吴南瑶